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　卷四十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目録

唐

杜牧

請孟子為學科書
請韓文公配饗書
沈顏
象刑解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杜牧字牧之京兆人太和中進士舉賢良方正歷官監察御史進中書舍人

罪言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

綜天下之情形權
累朝之得失如聚
米畫沙不爽尺寸

實有
罪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胥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以下胥浮羨淫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

閒僧王志堅曰朱全忠有事兖鄆必先結羅弘信得魏而天下更無能與梁抗者唐莊宗用兵累年不能大勝得魏而取汴如寄當時大勢在魏可知已收之此論已預見得

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强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强大也幷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黄帝時蚩尤為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耶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文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鋭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在今河南中牟縣縣有官渡城即曹操袁紹相持官渡口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

閣公徐斗遠曰牧之歷審成敗見其如此非浪語者

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魏至於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皐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

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畫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裏拓表以表撑裏混澒迴轉（澒洪上聲）顛倒横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

臣乾學曰上策莫如自治千古理平之要不獨為長慶君臣發也其筆勢放縱蘇氏父子近之而牧之氣較遒上力追短長

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齊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間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

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户財物兵甲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

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皐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吳元濟）誅齊（李師道）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弘正來降）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來降）長慶初誅趙（王廷湊之變）一日五諸侯兵四

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死 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敗 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毆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毆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親族欒語曰

府兵與藩鎮相為輕重而唐之興廢即因之溯源窮委論斷獨精

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餧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郗士美）趙復振下博敗（杜叔良）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

德頌林駉曰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

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内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褒公鄂公之徒並為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敹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内當其居内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

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觀白樂天羽林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以中人主之其勢益横北衙既横之後外

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襏襫耞耒（襏襫即蓑也耞打穀具）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蔵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師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師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簒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

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及用推原其故皆外臣不與禁軍專歸宦者其禍至是也

衛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言其疾也）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奚契丹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天寶以來七帝）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黥七國及祿山僕固懷恩是也）居內則篡（莽卓曹馬已下是也）

瓊山丘濬曰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其野番上者宿衛京師

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而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嗚呼太宗遠矣而子孫不能守唐遂以衰而至於亡後世之主其於祖宗之法固不可輕改而於兵尤當加慎重焉

使外不叛內不簒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傑愎敎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去聲巧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

臣鴻緒曰唐初府兵之設最為得策一變而為彍騎再變而為召募遂成藩鎮之患宜與川激切言之

指為别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擊也割生人畧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齊人猶言平民也鄉黨風俗淫窳衰薄窳惡也○音與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来灾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

四支五敗字字精確而文亦磊砢自喜

故作原十六衛

戰論

兵非危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峉嶭相貫峉嶭山高大貌。峉音額嶭音薛高山大河盤互交

叠山謝枋得曰唐自府兵既弛藩鎮跋扈要君者皆是羈縻奉命者十二三耳此論若當時振起行之未必不可反危為安不徒文字嚴卓可喜也

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産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鋭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飭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緣淮巳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

臣英曰論河北之勢甚重驕兵盡餉當時强弱之形畧見矣

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蕃渾大屯嚇呼摶噬徼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劃吴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具戰

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騎刓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飭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歐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嬴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

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𥅽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撝之至如鏜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偃月魚麗皆陣名）千軍萬夫環旋翔佯愰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

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是時王庭湊反于成德朱克融反於盧龍史憲誠逼殺田布于魏博由是再失河朔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杜叔良為橫海節度使將諸道兵與鎮人戰大敗于博野脫身還營喪其旌節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埽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謗木傳於士大夫非偶而

風規峻邁文采焰然

已

守論

往年兩河盜起屠因大臣𠞰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迺東兵自守反修大歷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叛臣益横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泓混貸煦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曽不歴算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

曡山謝枋得曰指畫禍亂本根皆必至之理文字嚴緊無懈張之氣

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憔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次第相符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

臣士奇曰論者往往以晁錯削諸侯庾亮召蘇峻為生事之戒不知見可知難亦有其時唐以天下全力養成河北諸鎮之禍因循姑息之病也

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歴貞元年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㵎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𦙶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强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溪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

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振動不寧之意）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武宗）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太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隨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古肢字）幾不能相運掉也今

筆力陡健極似戰國策中文字

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燕將傳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使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也魏牧田季安合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自德宗討田悅不克王師不復跨河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為之何

其徒有超伍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其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自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

臣熙曰純以國策敘事為傳錄中變體筆力削勁詞句語原更欲自成一家

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苦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長安在魏西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希世

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予謹護北疆勿使子

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白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内實忌之外絶趙内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且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則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孕怨自朱滔以來燕趙交惡天下無不知今天子

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㳺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持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厭次滴河陽信蓨平昌將陵蒲臺渤口）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

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建中德宗年號）朱泚摶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於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横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力相視可謂強

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

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

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鴞一可支百者累

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

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塹大河精甲數萬

鈴劍其阨可謂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鄆西六十里首竿於

都市謂李師道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

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

張獵未嘗戴星俳倡顰䫨之臣諧臣也顰音魂去聲顏澁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以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於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寔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於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夏某遇於馮

本以讃德裕之制作而益見國家功德之崇隆品裁弘廓筆墨皆靈

翊屬縣北衛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鄭亞字子佐滎陽人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内連中三科會昌初監察御史累遷中丞給事中觀察使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綸綍之興紼與綍同載籍之始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胥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

敬所王宗沐曰近日應酬全書不覩蕭肰平生重贄一臨嘉言即付其高者縱能陡發議論自成佳篇不知與其人其書何所

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傅説則有説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寖微寖長下至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馬在天后

耿也此序尚有古人序體可振頹俗

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燕公張說 許公蘇頲）角立於玄宗之朝常楊（常袞 楊綰）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啟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宰相李吉甫 德裕之父）翺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李錡之亂）定蜀（平劉闢）實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畢諸侯圖蔡（吳少陽）料齊（李師道）外定內理顯王言于典誥彰帝範于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德裕）長慶中事惠皇（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為翰林學士訓誥之

臣廷敬曰逐事揚厲瑰偉爲皇鯨鏗春麗雅與制集相稱德裕在武宗朝有經論潤色之功得

業彰于傳聞（穆宗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册皆更其手）昭肅皇帝（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厭神度每彤墀奏罷別承天睠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馬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春秋沙麓崩晉使卜之六百四十五年生聖女後生王政君爲漢元后）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黄帝母附寶見大雷繞北斗樞星漢武帝母王皇后夢日入懷）懋遵聖緒先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

此文而益彰

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册封域無虞天子脩然有求玄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寮咸欲頌山河而褒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讃天街之北獯鬻攸居因飢憑凌怙衆強禦嚴之以刀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用沉機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于帷中雷霆既震蠕蠢遂潰疣

臣乾學曰衛公將相勳蹟炳烺史乘所謂以政事為文章不僅才人之筆也故敘作文處皆追

贅披抉腥膻解離逋其名王回鶻烏介可汗復我貴主太和公主至京改封安定大長公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為首亂之地瘡痏榛棘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盧龍帥張仲武掃除妖孽臧獲仇讎仲武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戮回鶻八百人回鶻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九人詭詞結歡潛伺邊隙仲武悉略其下盡得陰謀故云臧獲仇讎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敘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揚雄作甘泉賦成夢吐白鳳成諸侯不朽之

本功業而架格體憲丘明於儷句中別闢生面

勲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從諫之從子稹因闗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爵爭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公累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舅犯曰孺子其辭焉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雄渠受戮秖以拒君七國既敗膠東王雄渠伏誅況明皇舊宫明皇先是兼潞州别駕開元十一年以故第為飛龍宫後又改啟聖宫天井内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為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

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為脣齒實懼因依不若乘於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帝命李回宣慰河北三鎮嚴立刑賞以勸戒之令鎮魏平澤潞魏侯鎮侯何弘敬魏帥王元逵鎮帥也戮力從命絶壺關之右臂收泜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橫水餘兇叛將楊弁也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王逢時以河東兵屯榆社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者累牒趣之弁因衆怒作亂李石奔汾

州弁乃通劉稹勢張甚王宰請招納之德裕不從上於是命李石歸太原遂平楊弁竊上相之旌旗上相李石也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芴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宗室謂李石是玄祖勤商之邑玄祖謂契也后稷造周之邦爪瓞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讐則是奬彌牟逐主之風哀公二十五年五月衛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等作亂衛侯輒出奔宋長冒頓射親之俗冒頓從其父單于頭曼獵射殺頭曼詩稱築室于道小雅小旻篇書謂疑謀勿成大禹謨由是洞

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之圍棊尚劫（謝安兄子幼度破苻堅驛書至安方圍棊了無喜色）曹參之飲酒方酣（參為相日飲醇酒不事事客欲有言輒飲之酒）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磨周鉞（武王左仗黃鉞）水淬鄭刀（考工記鄭之刀）萬里來袁紹之頭顱（臣按三國志注袁熙與袁尚謀欲擊公孫康得遼東康誘熙尚入伏兵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然則此語乃熙尚非紹也鄭亞似誤）二冢葬蚩尤之肩髀（皇覽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傳言黃帝戮蚩尤身體異處故別葬之）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

勲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敎宗英可汗會昌五年黠戛斯可汗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獻琛輸賮越自絶域通於本朝大畢伯士之胥呼韓鹿蠡之師鹿蠡漢書作谷蠡單于之弟谷蠡王○谷音鹿蠡音離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甘泉甘泉宫並垂於冊書先被明命公於是有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黠戛斯之先貞觀時授堅昆都督德裕書云堅者不朽之名昆者有後之稱令其便以堅昆爲國云云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邳石之符黄石公兵符傲睨鬼籍之録鬼谷子書聞之者可

以袪聾聵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甞於席前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闕於密畫内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手疏封章達於旒扆當乙夜觀書之際未甞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賦洞簫而諷於後庭漢元帝嘉王褒所為洞簫頌令後宫貴人皆誦讀之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武帝讀司馬相如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論功較德邪崴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

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興北伐之詩擊回鶻四年誅狄童討劉稹也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尼之風會昌時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皆禁壞浮圖之俗僧尼皆勒歸俗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先下武公乃覲東序之圖按西崑之牒鋪舒名實藻縟文采類於上帝爲唐神宗神宗見書大禹謨公於是箋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册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儀採公玉明堂之圖公玉帶有明堂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梁松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禮儀叩封禪之書

於犬子司馬相如小名犬子相如未死時為一卷書言封禪事後命所忠往取盡皇王之
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黽將成黃帝鑄鼎荆山下鼎既成乃上仙禹
書就掩吳越春秋禹藏書之所謂之禹穴然猶進先嘗之藥曲禮君有疾飲藥臣
先嘗之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武王有疾周公祝告先王請以身代
藏其書金滕之匱追漢宣易名之美會昌元年諸臣請以憲宗為不祧之廟如漢宣帝尊
武帝為世宗故事其表留中不出作于大誥祈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
九德其功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
朝冊命典詔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二帙二十卷輒署

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尋玄珠不究于倪域聽希聲莫窮于高下承命震惴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陵修溢辭讓不及因齋潔以敘焉

按文粹文苑英華並載此篇為鄭亞作及考李商隱集有太尉衛公會昌一品制集序代桂府滎陽公作亦見英華與此語多相同滎陽公即亞是時亞為桂管觀察使辟商隱判官當是商隱屬稿而亞刊定也

孫樵字可之大中間舉進士官職方郎中

就國計民生立論與昌黎原道永叔本論義相發明

晦菴朱子曰世之佞佛者其人品有四高明者銜浮誕愚者溺罪福久困憂患者以果報為實自悼愆尤者以懺悔為真若宣

復佛寺奏 宣宗敕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僧尼皆復其舊樵乃上奏

賤臣樵上言臣以為殘蠹於民者羣髡最大且十口之家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縣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羣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

宗之立浮屠非有所左右也直以反會昌之政而已

耕道尹起莘曰大中之政務反會昌三月即位豈無當急者而五月首度僧尼宣宗之始政可知矣孫樵之奏曷可少哉

位以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絶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為武皇帝即不能除羣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蘇疲甿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有餘力而陛下之民力不足邪開元之間率户

出兵籍而為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蒐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户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户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兇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邪貞觀以還開元户口最為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司户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

令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羣髡是七百萬無羡賦矣即
令户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
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即其鹽鐵不可除而榷筦加筭
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
大夫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
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嘯工豈特國
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即
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髡止而勿復加已營之

唐書易于傳全採此文蓋不惟工於敘事而褒貶亦至公可信也

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為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之事冀異日為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髠也臣樵昧死以言中書門下奏言崇奉釋氏恐財力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從之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

刺史驚叫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私利自入會鹽鐵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令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思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風使聞其狀

伯厚王應麟曰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為皇甫湜學湜不至為孫樵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褒城驛壁何將軍邊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刻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緜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緜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

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何如曰上請貸期不欲緊絶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来權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何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嵗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来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

前幅似主而實賓後幅似賓而實主此文家變化錯綜之法

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書褒城驛

褒城今屬漢中府漢中唐為梁州因德宗南幸陞興元府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嚴震字遐聞鹽亭人建中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反德宗幸奉天李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震奉迎至梁州帝改梁州為興元府即用震為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忠穆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

大益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賔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寜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舵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於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汚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甿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

臣士奇曰因記壁而發明郡縣遷代不宜促數之故可謂深達物情有關治體

中天下富蕃號為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于民而政令速于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于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囊帛櫝金笑

文頗聱牙而是非不詭

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為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户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吡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孫氏西齋録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録因掇其絜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録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

臣英曰論斷唐事詞義嚴峻文亦峭潔有風霜凌厲之色

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兇回有所鯁避則徽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至有六月四日事故書曰高祖殺太子建成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李勣為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為后故書曰李勣立皇后武氏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嬿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于禘祼也高宗廢王立武武乃貞觀侍女何以立昭穆故特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嬿於禘祼係高后擅政之年下繫

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真令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有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者何裴名炎武宗廟諱詭諫梯亂肇殺機也裴為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曰裴若不有異謀何故使太后歸政天后遂怒斬裴于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也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咈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斬之守珪不從果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稱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

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怠去瑞示戒志溺說文溺水滿貌志溺猶言志滿也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毆邪合正俾滙大義操實寘例以示懲勸嗚呼宰相昇沉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為史官者不能扶忠骨於枯壙纔謟魂于地下磨毫黷札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邪樵既序其畧授其友高錫傳云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開成二年登進士第由弘農尉歷為王茂元鄭亞等辟舉後補

滄通朗盡文之以
姿法勝者

太學博士檢
校工部郎中

為濮陽公檄劉稹文王茂元濮陽人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賜校書郎仕至涇原節度使封濮陽郡侯改陳許時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大將郭誼等匿不發喪擁其姪稹權領軍務宰相李德裕請命稹護喪歸洛以聽朝旨稹竟叛茂元與從諫有舊移檄規之

足下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詞夫豈告者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一去不返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誰與為

臣廷敬曰探其隱謀而隨事折之然後導其歸順之機懼以覆亡之禍事理顯明利害詳晰其

謀延首北風心馬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款至於再三者誠以某與先太師相國俱沐天光並為藩后稹父從諫以節度使檢校司空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立兼太子太師與茂元同時為藩鎮昔云與國今則親鄰而大年不登同盟未至飯貝纔畢縗衣莫陳乃睠後生遂乖先訓遷延朝命迷失臣職不思先縠之忠將覆欒書之族先縠欒書皆晉大夫先縠以晉師敗於邲因召狄人欲為變晉殺之滅其族不應以忠見稱疑先軫或郤縠之譌欒書即欒武子晉人德之至孫盈以曲沃叛其族遂滅此言劉稹不守其祖劉悟之訓而將覆其宗也此僕

於稹也可謂忠告矣雖朱浮之示彭寵魏武之喻孫吳何以加諸

隸之所共惋兒女之所同悲況某擁節臨戎援旗誓衆封疆甚邇音旨猶存忍欲賣之以為己功間之以開戎役將袪未寤欲罷不能顧思苦口之言以定束身之計昔先太尉相公常陷亂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家受封稹祖悟從諫之父嘗為淄青節度使李師古牙門將師古死又事其弟師道師道陰通淮蔡憲宗討之悟將兵拒魏反戈誅師道以降擢義成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居韓之西為國之屏弃代之際人情怗然十五年移鎮澤潞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卒贈太尉遺表請以子從諫繼纘戎事太師相公以早副軍牙久從征旆從諫先以金吾衛大將軍充昭義節度副大使

事君之節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獎其象賢仍以舊服（敬宗授從諫昭義節度使文宗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納職貢賦十五餘年於我唐為忠臣於劉氏為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忱纔加壯室之年奄有壞梁之歎主上深固義烈是降優恩蓋將顯足下之門為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自立之師上黨為辜恩之軍俾之還朝以聽後命其義甚著其恩莫偕昨者秘不發喪已逾一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秘喪則於孝子未聞拒詔則於忠臣已失失忠於國失孝於

臣乾學曰義山學刀劄於彭陽公以繁縟稱然觀其體勢豪宕固氣盛而言浮此篇尤矯矯

家望此用人由兹保族是亦坐薪言泰賈誼云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巢幕曰安季札謂孫林父曰夫子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智士之所寒心謀夫之所齘舌矧於僕者得不動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子趙氏謂鎮冀也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宗代魏氏襲侯魏氏謂魏博也節度使田緒卒子季安代欲以逡巡希恩顧望謀立耳夫事殊者趨異埶別者跡睽胡度其始而議其終搴其華而尋其實願為足下一二而陳之趙魏二侯於其先也親則父子承宗為士真嫡長子季安母微賤公主命為己子寵冠諸兄於其

人也職則副戎承宗先以御史大夫為副大使季安數歲即以左衛胄曹叅軍為副使賞罰得以相叅恩威得以相抗故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於太師也地則相近職非副戎賞罰未嘗相叅恩威未嘗相抗稽喪則於義與拒詔則於事乖比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勢别矣此施之於太師趙魏則為繼代象賢之美從諫嗣悟事與趙魏同施之於足下則為自立擅命之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義輕財吴國之錢往往而有吴王濞曰寡人之錢天下往往而有梁

臣士竒曰披抉情事幽隱畢出層折反覆不傷於冗詞嚴義正益見其厚義山駢體傑出三唐而疎暢磊落如斯文者尤不易得也

園之客比比而來將倚以為墻藩託以為羽翼使之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山高則羝羊自至泉深則沉玉自來已立然後人歸身正然後主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為鬭德薄則賢者不為謀故吳濞有奸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禍衛多君子孰救渡河之裁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諸人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先是衛獻公為孫文子所逐奔齊十有二年而復故曰孰救渡河之裁此之前車得不深鏡代憲四祖文明繼興當時燕趙中山淮陽

齊魯連結者幾姓旅拒者幾侯咸逆天用人背恵忘徳據指掌之地謂可逃刑倚親戚之私謂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支分閤者不能為謀明者固以先去悔而莫及末如之何先太尉與李洧尚書齊之密戚（齊謂淄青劉悟在淄青為牙將李師古妻以從妹李洧者節度李正已之從父兄也）楊太保與蘇肇給事蔡之懿親（蔡謂淮西楊元卿為節度吳少誠之從事少誠死又事少陽為御史裹行蘇肇則少陽之節度判官也）並據要地方州領精甲鋭卒及其王師戾至我武惟揚則割地驅人以降（正已子李納叛洧不為賊守朝廷加洧沂密海觀察使檢

校戸部尚書劉悟反正事見前送欵輸忠以入元卿為吳元濟齎奏入都盡以情輸朝廷事覺元濟殺元卿妻子以蘇肇常保護元卿并殺之元卿仕至河陽節度加太子太保非不顧容戚非不念懿親非不思恩非不懷惠直以逆順是逼死生實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以足下大未侔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固恐夙沙之國縛主之卒重生帝王世紀炎帝時夙沙氏叛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彭寵之僕執寵以獻光武封之為不義侯又計足下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數州之饒兵士尚強倉儲

且足謂得支久謀而使安危哉此心自弃何速昔李抱真相國抱真澤潞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用彼州之人破朱滔於燕國困田悦於魏郊連兵轉戰綿歲經時而潞人夫死不敢哭子死不敢悲何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為勤王之師義著而誠順故也及盧從史釋喪就位賣降冀功盧從史為澤潞節度副大使丁父喪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復領澤潞冀謂承宗為鎮冀節度也將乘討伐之時欲肆兇邪之性從史又陰與承宗通上書言兵未可進計未就而人神已怒事未立而兵衆已離以萬夫之長困一

卒之手驅轞北闕弃尸南荒憲宗陰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圖之承璀伏壯士幕下執從史送京師貶驩州賜死而潞之人猶老者捫胷少者扼腕謂朝廷不即顯戮深為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暱去安就危衆黜其謀下不為用故也二帥去就非因傅聞鳩杖之人鮐背之叟知其本末尚能言之則太行之險固不為悖者之守數州之衆固不為邪者之徒此又其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何以敗名譽隳家聲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人心此僕者所以對案忘飡推

枕不寢為足下惜為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況太師比者養牛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材中舉將軍之令然而經於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推赤心弘大度然而不逞者已有乖異之說橫議者屢興悖惡之嘆（李德裕素惡從諫之姦回不欲用其子代將）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誰為來者宜其弭之又足下背季父引進之恩失大朝文誥之令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昭義軍之有謀為人侄則致叔父於不忠為人孫則敗乃祖於無後亦何以對燕趙之

士見齊魯之人邪又計足下旬日之前造次為慮今玆追改懼有後艱以下謂稹或慮釋兵之後更加罪譴則可保其不然此左右之不明而咨詢之未盡也近者李尚書祐董常侍重質之輩並親為賊將拒我官軍納質於匪人効用於戎首久乃來復尚蒙殊恩皆受郡符咸領旗鼓李祐蔡州牙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壻也亦為牙將師討蔡祐為李愬所獲釋而用之與謀擒元濟仕為夏州刺史綏宥節度使蔡城既破重質為賊守郾城愬以書招之重質遂降授鹽州刺史歛南節度使不能悉數厥徒實繁豈有藉兩代之餘資弄數萬之舊旅俯首聽命舉宗効誠

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辭之疑異而致足下於不測沮足下於後至故事具存可以明驗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旂以歸洛師秉象笏而朝魏闕必當勳庸繼代富貴通身無為隣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倘尚淹歸欵未整來軒戎臣鼓勇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馳魏衛壓其東南晉趙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數踰萬計科頭擊手者動以千羣兼驅挽虎之材官仍率射鵰之都督感義則日月能駐拗憤則

砂石可吞使兵用火焚城將水灌魏趙邢郡趙出洺州分二大都之間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殘殍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於何所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狐之口入天井之關臣浪難防長飈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公孫瓚作高樓千計拒袁紹紹為地道突壞其樓瓚遺書告子續曰袁氏之功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喪貝躋

陵飛走之期既絶易震六二震来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注震来則危喪其資貨亡其所處雖復超越陵險必困于窮匱不過七日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司馬懿既執王淩淩自知不免試索棺釘以探懿意懿與之遂自殺自然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即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為明時之哂笑靜言其漸良以驚魂令故再遣使車重申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訪歴事之賔寮思返道敗徳之難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玆坦途勿餒劉氏之魂勿汚潞人之俗封帛增欷含毫益酸延望還章用以上表成敗之舉

氣甚清疏頓挫處自然入古

愼惟圖之不宣河陽三城節度使王茂元頓首積不能用詔削

奪積官命徐許滑孟魏鎮幽并八鎮之師四面進攻郭誼斬積傳首京師

羅隱字昭諫新登人累舉不第錢鏐辟爲從事節度判官副使歷遷諫議大夫給事賜金紫

上招討宋將軍書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作亂二年

以平盧節度宋威爲諸道行營招討使受任久之賊勢轉盛隱謂威養寇上書

朝廷以簡陵懿宗陵號九年彭𤯝肆螫懿宗咸通九年徐泗戍卒自桂州擅還推

判官龐勛爲主攻陷宿州還聚彭城轉掠淮泗踰年而平而東南一臂爲之枯耗其

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𤁋之筋力殆矣僖宗乾符二年浙西狼山

鎮遏使王郢作亂陷蘇常州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為人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爽諸葛爽為龐勛小校勛勢蹙率百餘人自歸累遷汝州防禦使秩安文佑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泝淮饑汴滑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龐勛叛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淩突我盧壽爆剝我梁宋乾符三年仙芝陷汝州陽武攻鄭州又寇淮南諸州天子以蟣虱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

臣乾學曰唐季分崩諸將驕蹇擁兵養寇無敢誰何而昭諫布衣移書數鎮將之罪詞直義嚴壯人心目

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翦草寇者乎時鄭畋上言仙芝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殊無進取之意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為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于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

以藥稔之而疽潰商甇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有且二賊謟壽春啗頳上刷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為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之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李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戢斂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依法繩今將軍勲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横擁士伍鞭

穿貫源流博綜理趣殆從窮經味道中來故絶無揣摩影響之語

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為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令其時也無使躡韓之𧂐

陸龜蒙守魯望居松江甫里以高士名不至及拜左拾遺詔方下卒

復友生論文書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雖極頑冥亦惴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掊禍患之甚易

也况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饋于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萬舞之總名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貲節槩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巾罍則銘之簡散潞誕無所避諱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我太甚茍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

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葢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按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别之

臣英曰班固漢書以六經為六藝此謂六籍內兼經史左氏傳亦稱左史豈始於班馬哉

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杜預始作經傳集解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人旨也蓋出于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能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按莊子天運篇六經先王之陳迹則經之名已久非聖人之

旨明矣茍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内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

皮日休 字襲美隱鹿門山咸通二年登進士第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

請孟子為學科書

斥莊老而尊孟子此等議論在唐人中不可多見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槩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徽旨也若然者何其道瞇瞇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奥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奥而無稱邪𥸤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昌歜昌蒲葅也呂覽文王嗜昌歜孔子聞而服之後

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茍若是也不謝

昌黎衛道之功得此書推尊益覺昭揭宇宙而不朽

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請韓文公配饗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稱子至於吾唐乃旌入

臣杜訥曰表彰昌黎宜崇配饗誠爲公論文亦磅礴有氣勢

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入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隋王通字仲淹龍門人教授河汾門人私諡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

以為文或援從横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覾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繄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公孔安國劉向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代用其書埀於國胄並配饗

清拔之氣矯然自異

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言吾唐以来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聞乎典禮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兹以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繇夫是也

沈顔字可鑄湖州德清人天復初進士官翰林有詞藻後仕楊行密

象刑解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赬以墨染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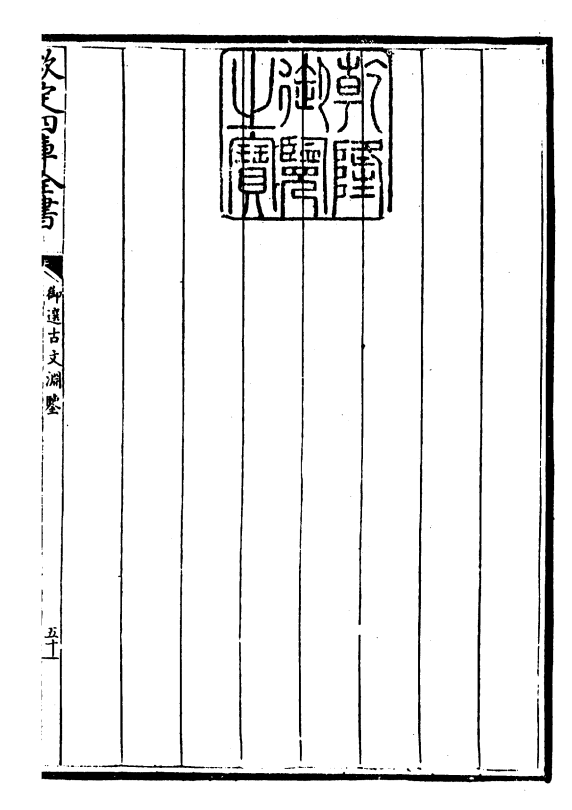
水心葉適曰刑辟自古有叔向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堯舜禹湯特缺此一門雖有刑而無辟故也故曰象以典刑流宥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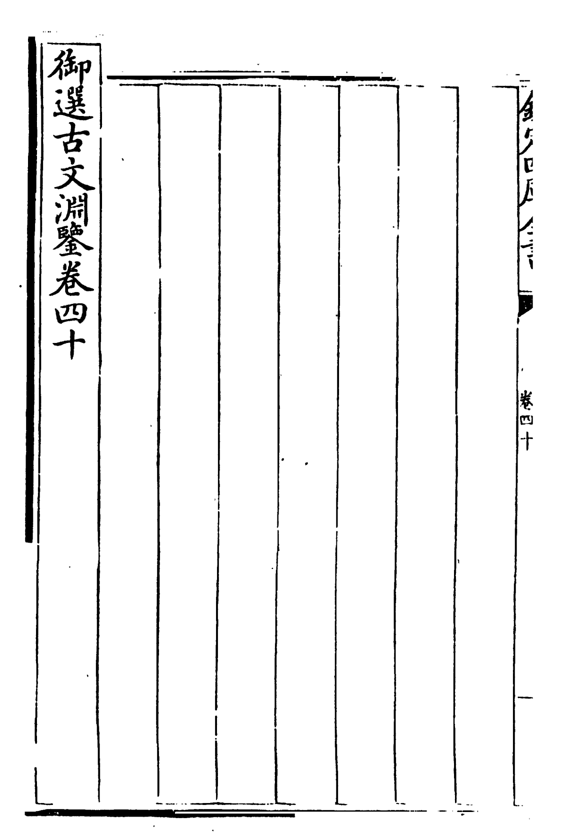
衣冠異其服色凡為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籛朴楚毒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樸人易為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日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為畏也何以知其然耶夫九人冠而一人髽（髽令之露紒也禮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髽音撾紒古髻字）則髽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髽者勝民不知冠之髽之為勝但見衆而為慕矣

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縣刑以示民而不曰某罪入某刑惟數聖人為然盖純用父兄師友之道薫染而入而民亦自然樂從其麗於刑者少矣

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為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為畏也凡民之心知恣其所為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恥之不足以為法也何者蓋笞絶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為其非矣故不足以為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為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為恥也皆以為戒也愚

故曰非徒上古淳樸人易為化亦由聖智深邈深得其理故也　按唐文三變至韓柳極盛固矣然其間亦不乏能自奮拔者如唐初陳子昂高識遐覽破縠續為疎宕可云傑出其後德宗時陸贄論成敗決事機綿蜒入情為千古奏議所未有雖復多用駢偶與夫浮夸無實者相去遠矣李翱皇甫湜李漢歐陽詹得力於韓各有成就李德裕氣象雄毅見事明審會昌一品集鍾鍠球鳴震聵耳目非于喁細響所可及也杜牧原本先秦國策太史公書發揮才情豪宕感激故於賛皇樊川采取稍多李商隱工於書札一時絕調今錄其非儷體者一篇唐之文章如數家者可以觀矣姚鉉取唐文編為百卷名曰文粹其言曰擷英掇華正以雅古係言蔓詞率皆不取黃吉父以為纂次未公品題未當以粹自命實多可疵之體今考諸家之文選者尚非其至特為論定如此


乾隆御覽之寶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十